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1712.45

585

著大系

珍妮姑娘

[美] 德莱塞 著

刘津伊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珍妮姑娘 / (美) 德莱塞著; 刘津伊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1. 2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80660-197-X

I. 珍… II. ①德… 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313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 于明江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吉盛文教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301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27.80 元

一八八〇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女子，来到了俄亥俄州科伦坡市一家大旅店的帐房台前，打听旅馆里是否有她能干的活。这妇人生就一副孱弱无力却略肥胖的体格，一张坦率真诚的面庞，流露出天真无邪却又怯生生的样子；楚楚动人的大眼睛里，弥漫着一抹忧伤，只有那些满怀同情的对茫然无助的穷人做过仔细观察的人，才能看得懂它。她背后站着她的女儿，因怯懦与害羞，缩在背后，眼睛不敢直视，这神情谁都看得出她是哪里得来的。她妈妈虽没受过教育，却拥有如诗如画的幻想、情感与天生的仁爱；她的父亲又具有沉稳和庄重；而她则集这些个性于一身。贫穷将她们逼到这里来。此时，她们母女两人流露出的极度潦倒窘迫的样子，令人为之动容，甚至连那帐房也被打动了。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活呢？”他问。

“也许你们这儿会有一些洗洗涮涮的活吧。”她怯怯地回答，“我能擦地板。”

她女儿听到这话，不安地扭过脸去，倒不是因为不愿意干活，而是她不乐意让人们猜到她们已贫困到不得不做活的地步。那帐房颇有几分侠气，眼见着美人儿受苦，心里不免顿生几分怜惜，她女儿眼中流露出孤苦无助的神情，更让

人觉得她们境遇实在是困苦至极。

“请稍等一会儿。”他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去叫女茶房的领班出来。

“那是她女儿吗？”女管事长问。她从她站的地方就看见了她们。旅馆里的确有活可做，由于常雇扫地的女佣不在，主楼梯间与客厅就没有人打扫了。

“是的，我想是的。”

“她要是想来的话，今天下午就可以来。我想，这女孩子还可以帮助她。”

“你过来见女管家吧。”帐房回到帐房台边，颇有几分喜悦地说，“从这里过去。”他指着近旁的一个门说，“她会安排你做活的。”

在玻璃匠人威廉·葛哈德的家庭生活中，不幸接踵而来，而上述小小的一幕竟成了他们家庭悲剧的顶点。葛哈德所遭遇的，是从事下等行业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厄运，不得不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他的妻子、六个孩子和他自己仅仅靠着说不定在哪个日复一日的早晨交上好运而获得一点意外收获来维持生活。他自己却病倒在床上。他的长子塞巴斯蒂安，或被他的伙伴叫成“巴斯”，在当地一家货车制造厂当学徒工，每周只能挣四美元。他的长女珍妮维芙，年龄已过十八岁，却未曾接受过任何特殊手艺的训练。其它的孩子呢，乔治十四岁，玛莎十二岁，威廉十岁，还有维罗尼卡八岁，都还太小不能做任何事情，只能使得生存问题更加艰难、复杂。他们生活上惟一的依靠，是一所住宅。虽然为了六百块钱的借款已抵押给了别人，还算是他们父亲的财产。他一次借了六百块钱，为的是要攒足钱买下这栋房子，而且他还想在房子里加三个房间和一个门廊，使它足够他们全家人住的。尽管离抵押的

期限还有几年，可这几年的光景越来越差，他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用来还债的储蓄花个精光，每年的抵押利息也付不起了。葛哈德整日愁苦不堪，感到生活朝不保夕——看病的钱，抵押房租的利钱，再加上欠肉店、饼店的，尽管人家晓得他老实可靠，都信任他，任他赊欠，可日子久了人家慢慢地再也不肯相信他了——这一桩桩令人头痛的事天天折磨着他，简直令他害了心病，整日不得安宁。他的病也被拖累着，迟迟不见好转。

葛哈德太太不是一个软弱认命的人，有一段时间，她替人洗衣服，能拿到多少衣服就洗多少；抽空她还替孩子们穿衣服、做饭、送他们上学，给他们缝补衣服，服侍丈夫起居。时不时的还要掉掉眼泪，她常常不得不一个人跑到较远的一些杂货店，用一点点现金开一个帐户，赊帐度日，直到其它的货店警告好心的老板别上当。玉米很便宜，她有时做一锅灰汁玉米粥，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吃的，这锅粥就得吃上一个星期。玉米粗粉做成玉米糊，吃起来也只能是比什么都没有强，要是在里面加一点牛奶，那便几乎成了一顿美味佳肴了。油炸土豆对他们是极奢侈的东西，咖啡则是难得一尝的美味了。煤是他们提着篮篮筐筐，沿着附近的铁路站场纵横交错的轨道，一路拣来的。木头，用同样的办法，也是从伐木场拾来的。因此，他们一天天挣扎度日，无时无刻都在盼望着父亲快点好起来，玻璃厂能早些开工。但是当冬天悄悄地逼近时，葛哈德开始感到绝望了，“我必须早日脱离这片苦海，越快越好。”这是那坚强的德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在他不很有力的声音里，还是隐约流露出他内心的焦虑。说来真是难上加难，乱中添乱，这会儿，小维罗尼卡又患了麻疹。几天来，大家以为她要死了，她母亲放下手中所有的活

计，只顾守候着她，不断地为她祷告。爱温吉医生出于人类的同情心，每天都来认真地为孩子诊治。路德派的温德牧师来拜访他们，并以教堂的名义慰藉她，他们两个都是超凡力量的黑衣神圣使者，把基督之馨香带到她家里。葛哈德太太觉得她将会失去她的孩子了，满心悲戚地守望在孩子的小床边。三天之后危险过去了，家里却粒米皆无了。塞巴斯蒂安把挣的钱都用来买药了。只有煤可以不花钱，靠拣来用，可孩子们已经有好几次在铁路站场被哄走了。葛太太把能找到活干的地方通通想了一遍，最后寄希望于旅店了。现在她找到这个工作，简直是个奇迹。

“你想要多少工钱？”女管事长问她。

葛太太原想这事不该由她来决定，但又为生活所迫，不由得壮了壮胆儿说：“一天一块钱不算多吧？”

“不多。”女管事长回答，“每个星期只有三天的活儿，你只要每天下午都来，就能做完它。”

“行，”葛太太说，“今天就开始吗？”

“好的，你现在跟我来，我告诉你那些用来洗涮的工具放在哪了。”

她们被懵懵懂懂地引进的这家旅馆，是当时科伦坡非常豪华的旅馆。科伦坡是本州的首府城市，人口五十万，是从事旅馆业的最佳场所，而且年景渐好；至少科伦坡居民是以此为骄傲的。这座旅馆五层楼高，建筑规模宏大、庄严，坐落在中央广场一隅，国会大厦和主要建筑群集聚在此。大堂宽敞且新近被重新装修过，地板与护壁镶板均由白色大理石铺就，由于常常擦洗磨光，灿然夺目；富丽堂皇的梯间，有胡桃木制的扶手及镶嵌着黄铜脚踏板；在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落里设有卖报纸和香烟的柜台。帐房台和办公室设在楼梯转

弯处，均为硬木制成，装饰着新式气灯。透过大厅一端的房门，便可看见理发店里排设的椅子及修面缸。旅馆外常常有两三辆公共汽车，应和着火车的时刻表迎来送往。

本州政界及社会名流常光顾此大旅馆，好几届州长在任职期间都把它做为固定的居所。两个美国参议员无论何时公事到科伦坡市，都一成不变地在此保留着议会室。其中一个议员布兰德，因他是本城居民，又是没有家庭的单身汉，在某种程度上被旅馆老板看成了常住客人。其它的多数客人，包括众议员、州执法者、游说政客、商人、专职人员以及大批不明身份的客人，熙来攘往，纷纭交织成这万花筒世界的五光十色与斑斓繁芜。

母女两人突然间踏入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顿觉手足无措。她们处处小心翼翼，生怕冒犯别人，什么东西都不敢碰。

她们负责打扫的那个红地毯铺就的大走道，对她们来说，犹如宫殿一般的豪华富丽。母女俩低着头，极小声的讲话。等到开始擦洗阶梯和楼梯上的铜条踏脚时，她们都迫使自己横下一条心，母亲需要战胜内心的怯懦；女儿则要克服在大庭广众面前做活而产生的难为情。

那间华丽庄严的过厅就设在楼梯下面，人们闲聊的，吸烟的，不断地走进走出，谁都能看见她们两人在做工。

“这不是很漂亮吗？”珍妮维芙喃喃道，但一听见自己的声音，立刻紧张不安起来。

“漂亮。”她妈妈回答。此时她正跪在地上，认认真真却十分笨拙地拧擦布。

“在这住要花好多钱，你说是吗？”

“是的，”她母亲答道，“别忘了擦净这些边边角角。看看，

这些地方你漏擦了。”

妈妈的责备使珍妮感到有些委屈，但仍埋头干活，更加卖力地擦拭，再也不敢抬起她的眼睛。

她们勤勤恳恳从楼上一路擦下来，一直忙到五点钟左右，外面天已转黑，整个大厅却灯光明亮。此时，她们已快擦到楼梯底部了。

通过大转门，一位身材挺拔，气质尊贵的中年绅士，从寒气袭人的世界走进来。他戴着绸缎帽子，穿着宽松的军用斗篷，立即使他在—群懒散闲荡人士中显出几分不寻常，他的脸庞略显黝黑，而且表情严肃，但面部线条明朗，富有同情感；他那明亮的眼睛上面，覆盖着一抹浓黑茂密的眉毛。他来到桌旁，拿起早已给他留出的钥匙，然后走到楼梯旁，信步向楼上走去。

他看到了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不仅绕道而过，并且还温和地摆摆手，似乎在说，不必为我而让路。

恰好她女儿立起身来，与他四目相对，她眼里掠过一丝惊慌，生怕自己挡了他的路。

他向她鞠了个躬，悦人地微微一笑。

“你不必麻烦了。”

珍妮只是笑了笑。

他走到了更高一层的楼梯平台，侧眼看了看，这次才真正看清了她异常招人喜爱的容貌。他注意到了她那高高的白皙皙的额头，两支发辫光滑如水地分披下来。他又看到她蓝蓝的大眼睛和嫩滑的皮肤，他甚至还花些功夫欣赏她的唇和丰满的面颊；浑圆优美的体形，蕴含着无限的青春和勃勃生机。这一切，顿时令中年男人想入非非，认为这是最值得祈求上苍赐福的奢望。只看过这一眼，他便步履高贵地走了过

去。但是她令人着迷的仪表，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脑中，伴他一起走远了。这个人就是年轻的议员乔治·雪尔佛斯脱·布兰德阁下。

“刚才上去的那个男人不是很漂亮吗？”过了一会，珍妮说。

“是的，漂亮，很漂亮。”她妈妈说。

“他拿着根顶部镶金的手杖呢！”

“人家走过去的时候，你不该盯着人家看，”她母亲很理智地提醒她，“这太不成样子了。”

“我没有盯着他看呀，”珍妮无邪地回答，“是他向我鞠躬来着。”

“好吧，那你别再去注意别人了，”她母亲说，“人家兴许不喜欢这样。”

珍妮又默默地干起活来，但是这大千世界的种种魅力，正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她内心的感受。她情不自禁地捕捉着周围人们尽情的笑声与喧闹声。大厅的一区是餐厅，听着那里杯碟丁当作响，便晓得晚餐正在准备中，另一区是接待室本体，那里有人在弹琴。整个大厅里弥漫着晚餐前惯有的悠闲轻松的气氛，这一切无不在撩拨着这个天真的低层女孩子心中的希望，她年轻的心还未曾完全被贫穷的忧虑而占满。她不停地埋头干活，时而忘却了身边为生活操劳的母亲，忘记母亲温柔的眼睛旁边已布满皱纹，忘记母亲每天无休无止的唠叨着烦心事，她只想着眼前的世界是如此的令人流连不已，祈愿自己也能拥有其中的一部分。

到了五点三十分，女管事想起了她们，就来告诉她们现在可以走了，母女俩总算松了口气。离开了已擦洗干净的梯间，收拾好清扫工具，便急急忙忙奔向家里。至少，那位母

亲一想到终于有活可干了，心中有一丝欣慰。

经过几幢漂亮房子，珍妮的内心再一次被触动，想起了旅馆里的奢华生活曾在她的意识深处激发出的那种朦胧而又新奇的感受。

“有钱不是很惬意吗？”她说。

“是啊。”她母亲回答道。那一刻，她正惦记着病痛中的维罗尼卡。

“旅馆里的客厅那么大，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她们走在凋零的枯叶中，路过一排排低矮的村舍。

“我们要是有钱该多好呀！”珍妮似乎在自言自语。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妈妈不由得长叹一声，“我想家里可能没有吃的了。”

“咱们再到鲍曼先生那去看看吧。”珍妮大声地说道。她妈妈凄苦无助的叹息声唤起了她内心深切的同情。

“那我们不妨告诉他咱们在哪里做活，我一定要告诉他。”

“好吧。”她妈妈精疲力竭地回答道。

距离她们家两个街还远，有一个昏暗的小杂货铺，她们小心翼翼、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葛太太刚要开口，珍妮先说话了。

“今儿晚上您能赊给我们一些面包和火腿吗？我们现在在科伦坡大旅馆做工，星期六一定还钱给您。”

“是的，”葛太太接着说，“我现在有活干了。”

在她们家里还没有被疾病与困苦逼迫之前，鲍曼先生一直与她们有生意来往，所以知道她们说的是真话。

“你们在那儿干多久了？”他问道。

“今天下午才开始。”

“葛太太，你是知道的，”他说道，“我的处境你也不是不了解得，我不想拒绝你。葛先生他人好，但我自己也不宽裕了，日子难过啊！”他继续解释道，“我也得想法养家糊口啊。”

“是的，我知道。”葛太太嗫嚅地说。

她那粗糙的双手，由于白天做工而变得通红，缩在破旧的绒线围巾后，不安地来回搓动着。珍妮极不自然地站在一边不吭声。

“好吧，”鲍曼先生最后说，“我想这一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星期六可得尽快把钱给我。”

他把面包和肉包起来交给珍妮，又带点讽刺的口吻说：

“我想你要是有了钱，兴许就去买别家杂货店的东西了。”

“不会的，”葛太太回答道，“您应更了解这一点。”但是她心慌意乱，不再说下去了。

她们走上夜影朦胧的街道，沿着低矮的小屋，朝自己家里走去。

“我不知道，”快走到家门口时，葛太太疲惫地沉吟，“他们是不是拣回煤来了？”

“别担心，”珍妮说，“要是没有拣回煤来，我再去拣。”

“一个男人把我们撵走了。”当母亲问起煤的时候，这几乎是心绪烦乱的乔治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

“我只搞到了一点，”他补充道，“我从一辆车子上扔下来的。”

葛太太微微笑了笑，珍妮却大笑起来。

“维罗尼卡怎么样了？”她问道。

“她已经睡着了，”葛哈德说，“我五点钟给她吃了药。”

准备少得可怜的晚餐时，葛太太来到病孩子床边，又同往常一样开始整夜地看护她。

吃晚饭时，塞巴斯蒂安提出个建议，因他在社会及商业方面见识很广，因而他的建议大家都十分重视。他只不过是个造车匠的学徒工，而且除了与他竭力反对的路德派教义有些瓜葛外，没受过任何教育。但是他的身上充满着美国人的风范和活力，别人叫他巴斯，这个名字与他本人十分匹配。他个子很高，身体健硕，在他那个年龄段算得上是个美男子，是个典型的城市青年。他脑中已建立一种人生哲学：人要想成功，必须有所作为——必须结交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及一些阔佬或至少做出与他们打交道的样子来。

出于此因，这个年轻人喜欢到科伦坡旅馆附近走一走，逛一逛。他觉得这家旅馆是社交及名流聚集的中心地带，只要他买得起一套体面的衣服，晚上就会到集市上去了，同他几个同伴在旅馆门前闲逛，叨着五分钱两只的雪茄烟，扮成一副时髦的样子，眼睛追逐着女孩子们。和他混在一起的——有城里的纨绔子弟，浪荡小子，以及到这里来理发的、喝杯威士忌的客人们。所有这些人都令他羡慕不已，而且决心要同他们一试高低。衣服是最重要的行头，一个人如果衣着漂亮，戴着戒指与别针，无论他们做些什么事，看起来都那么得体。他一心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因此他对于这种毫无意义的放浪形骸的生活之道，越来越在行了。

“你为什么不设法让这些人把衣服交给你来洗呢？”在珍妮讲述了今天下午的经历后，他问道，“这总比擦楼梯好得多。”

“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珍妮回答道。

“怎么做，当然要问问帐房啦！”

珍妮觉得这个计划很值得试一试。

“你要是在那里碰见我，可千万别和我说话。”片刻后，他悄悄地告诫她说，“你别让人家知道你认识我。”

“为什么？”珍妮很天真地问。

“嗯，你是知道原因的，”他回答道，因为他先前曾经说过，她们看起来衣服褴褛、穷苦不堪，他可不想与他们沾亲带故，这样会很不体面。“你就走过去假装没看见，听见了吗？”

“好吧。”她顺从地回答。尽管他的年龄比她大了不到一岁，可他是哥哥，他说了算。

第二天在去旅馆的路上，她把这事告诉了母亲。

“巴斯说咱们可以在旅馆里做些洗衣服的活。”

葛太太绞尽脑汁地想了一夜，除了她六个下午可挣得三块钱外，怎样才能再多挣些钱，可她还是没想出解决的办法来，便同意了这个主意。

“我们也许能成，”她说，“我去问问那个帐房先生。”

当她们到达旅馆以后，没有找到机会马上去做这件事，她们一直干到傍晚时分。事也凑巧，女管事长刚好让她们去擦拭帐房台后面的地板。那个帮了她们大忙的帐房对她们母女俩依然很友善。他喜欢那个母亲美丽哀愁的样子，女儿那张可爱动人的脸庞。因此，当葛哈德太太把在心中翻来覆去思付了整个下午的问题，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提出来时，他就宽厚耐心地听着。

“这里会有哪位先生，”她说道，“肯让我替他洗衣物吗？那样我会感激不尽的。”

帐房看了看她，看得出她脸上焦急的神情中充满了渴求。

“让我想想看，”他答道，同时脑中想到了参议员布兰德和马歇尔·霍普金斯，他们都是富有同情心的人，特别愿意帮助一些落难的女子的。“你可以上楼去问问参议员布兰德先

生，”他接着说，“他在二十二号房间。”他又补充道：“你上去告诉他，是我叫你去的。”并拿来一张卡片，写上了号码。

葛太太接过卡片，感激得手直发抖，眼睛看着那几个她不大认得的字。

“这样就可以了。”帐房看了看她的表情说道，“你现在就可以上去，这会可以在房间里找到他。”

葛太太迟疑了许久才去敲二十二号房间的门，珍妮静静地站在她身旁。

过了一会门开了，满室光辉明亮，参议员先生正站在里面，他身着一件漂亮的吸烟服，看起来比初次见面时还要年轻得多。

“那么，夫人，”他说道，他已认出了这母女俩，特别是那个小女儿。“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葛太太很窘迫，迟迟没回答。

“我们想知道您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来洗的衣物吗？”

“洗衣服？”他重复着她的话，他的声音非常响亮。“是要来浆洗衣服的，进来吧，我来找找看。”

他非常客气地站在一边，招手让她们进去，随后关上了门。“让我来看看。”一边重复着，一边把一个大型胡木衣橱的抽屉一个接一个地打开、关上。珍妮满眼好奇地端详着房间。这么多漂亮精致的什物，一件件陈列在壁炉上和梳妆台上，她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在参议员的安乐椅旁，摆放着绿色罩灯，地上铺着厚重华美的地毯，地毯上镶嵌着精美的毯条——该是多么的舒适，多么的奢侈啊！

“请坐吧，坐那边两个椅子吧。”议员先生很和蔼地说道，边说着边朝一个壁橱走去。

母女俩始终很紧张，觉得站着更礼貌一些。这时，议员

先生已经找出了要洗的东西，并再次请她们坐下，她们这才极不自然地坐下了。

“这是你女儿吗？”他对珍妮微微一笑，接着说道。

“是的，先生，”母亲说，“她是我大女儿。”

“你的丈夫还健在吗？”

“他叫什么名字？”

“他住在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葛太太都毕恭毕敬地回答了。

“你有几个孩子？”他又问。

“六个。”葛太太说。

“好啊，”他回答说，“这可真算得上是个大家庭呢。你的确为国家尽到了你的义务了。”

“是的，先生。”葛太太说道，她被他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打动了。

“你说这是你的大女儿？”

“是的，先生。”

“你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是个玻璃匠，但是他现在病了。”

当他们正在谈话的时候，珍妮圆睁着一双蓝色大眼，饶有兴趣地听着。每当参议员看她时，她就回报他一个坦荡无邪的凝视，她就这样千娇百媚地微笑着，使他的双眼一刻也没有从她身上再移开过。

“噢。”他同情地接着说，“那真是太糟了！我这儿有一些要洗的衣物——不很多——但是我欢迎你们来为我洗衣服，下个礼拜会多一些。”说着，他走过去把衣服塞进一个边上绣着漂亮图案的蓝布袋里。

“您这衣服有具体的日子要拿回来吗？”葛哈德太太问。

“没有，”他想了想说，“下个礼拜哪一天都行。”

她只简单地谢过他，便起身要离开。

“我想想，”他说着，走到她们前面打开门，“你不妨在下星期一拿回来吧。”

“是的，先生。”葛哈德太太说，“谢谢您。”

她们走了，参议员又回去读他的东西，但是他觉得心绪有些纷乱。

“真是糟糕，”他合上书本说，“这些人真叫人可怜。”珍妮眼中那种惊奇与艳羡的神情重又在房间里浮现出来。

葛哈德太太和珍妮重又步入夜色沉沉的街道，这一次幸运的冒险经历令她们心里荡漾着无法比拟的兴奋。

“他的房间不是很漂亮吗？”珍妮喃喃道。

“很漂亮，”母亲答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是个参议员，是不是？”女儿接着说。

“对。”

“做名人真好。”女儿轻柔地说。